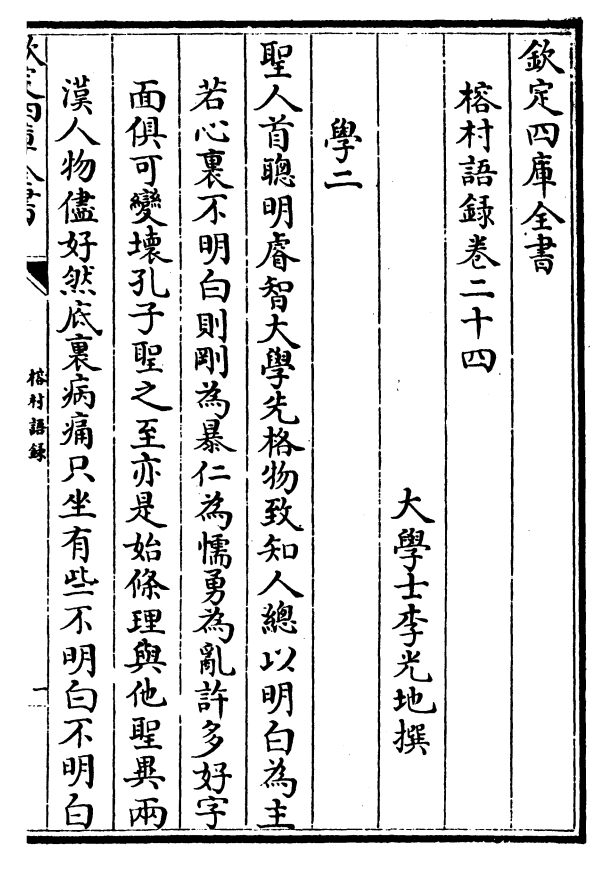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語録卷二十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學二

聖人首聰明睿智大學先格物致知人總以明白為主若心裏不明白則剛為暴仁為懦勇為亂許多好字面俱可變壞孔子聖之至亦是始條理與他聖異兩漢人物儘好然底裏病痛只坐有些不明白不明白

縱使天姿純粹只做到兩漢之功業節義而止不能
復向上
記問之學不能心得都不濟事得之於心就是不得工
夫讀書亦日日進禁他不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他心道流行所謂源頭活水也
讀書只要心裏明白便是源頭活水崑崙一脉處處貫
注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老來見得讀書只要心裏一點明白除此都是無用若

著一部書天下家傳戶誦心裏却暗暗曉得有不妥處更是為累揚子雲配享孔子王荆公位在孟子上却有聖賢在後到底無用佛家心裏亦有亮處吾儒亮在理上不知他亮在甚麼地方然他却見到這一點受用不要人知雖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人信向亦不可少只是本人若注意在此便沒有底子了

讀書博學强記日有程課數十年不閒斷當年吳下顧亭林今四舍弟耜卿皆曾下此工夫亭林十三經盡

皆背誦每年用三箇月温理餘月用以知新其議論簡要有裁剪未見其匹耜卿亦能背誦十三經而畧通其義可不謂賢乎但記誦所以為思索思索所以為體認體認所以為涵養也若以思索體認涵養為記誦帯出來的工夫而以記誦為第一義便大差必以義理為先開卷便求全體大用所在至於義理融透浹洽自然能記即偶然忘記亦無害程朱亦然治參同契者皆以為有外丹某謂即有外丹亦須内丹

就方能服得外丹不然消化他不得内丹就一團陽氣如火之然不拘金石皆能消化方有益即如穀食須是脾氣好方能成精液長氣血若不消化便都成病讀書亦然須要融洽不然撑腸拄肚便為害

前歳為一友作時文序彼時隨筆寫出偶然翻閲篇中有語云學求自得則視傳世末也此語古人却未曾說想人身後若全無知覺則千秋萬歳名寂寞身後事要他傳何用若是有知生前浪得名所作的不成

物事急忙不得消滅更覺得苦

令人作文字及選文字都要多某却另一癖性只要少又人都要傳世某只要愜心方快活

刻板印書如此便當何漢唐人都想不到然因此流布得廣反將書本看得容易不以為寶人須有求明道理滚熱的心如渴饑到十二分滴水顆米俱如甘露如仙丹立刻便要吞在肚裏那有不消融滋益精氣之理

賓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中
這點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包中帶來的一般
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某近又
讀何異書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書有何異四書五
經如饑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對豈有厭時
不爾便是異端和尚家不必說他道理偏駁只丢了
父母別去認箇師父丢了兄弟別去認箇師兄師弟
人只一本彼有二本便不是人

倫兒欲以二三年工夫學會算學再回頭來耑心於經書道理其意以算學有盡而經旨無窮也不知經旨雖淵微都是根本語至易至簡歷數之類却款項繁雜難以遽罄試觀一顆樹還是根本多些還是枝葉多些況人要精於六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為根柢則用力雖勤而即末見本自有從容悅心之樂不然勉强先從繁雜處入恐致心病敝鄉有一秀才於石齋先生三易洞機極意殫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正坐

此也

看得四書淡而無味就有些明白亦以為不足奇所以高者談性命卑者工詞賦豈知四書中青紅碧緑何所不有其味至味也不知其味者保得他講的性命必不是性命學的詞賦必不成詞賦

自漢以來的學問務博而不精聖賢無是也太公只一卷丹書箕子只一篇洪範朱子讀一部大學難道别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曉然得力只在此某嘗謂學問

先要有約的做根再泛濫諸家廣收博采原亦不離約的臨了仍在約的上歸根復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種子始有根有幹有花有葉臨了仍結種到結了種雖小小的而根幹花葉無數精華都收在裏面讀書不專是要博須是湊成一堆某十八九時經書外纔看一部性理闡長老援古證今茫不知其端然覺得其言間有不聯續處又有違碍道理處當時思其受病之根為之說曰天上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圞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别又如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見得須是合并若散開終是不濟事荀子云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為二十五人也

看書要逐條想一遍不但為書且將此心磨得可用不

然過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

人須要用心但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只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

讀書以心為本心不在雖勤無益佛家所謂如磨麪驢身雖行道心道不行是也心裏通透一點便為功甚大心為諸事之根然諸事又自有根諸事之根所謂派頭也文不學史漢韓柳字不學鍾王顔柳理學不宗周程張朱雖終身專精何益

無味處致思至於羣疑竝興是超凡入聖關頭自記

程子云只是思便無邪重在思字亦說得好邪蕩之行可悅者一時而禍害無窮衛風鶉之奔奔便接定之方中其禍至敗國亡家可不戒哉問如此是懲創逸志分數多曰好處豈不用思思吾之性情何以不如古人之厚吾之行事何以不如古人之當其處上處下處常處變內外大小都有道理如何不思思却到無邪方是

問讀書如何方有益曰且未說到躬行只要實在通一經便有些為已之意要通一經須將那一經註疏細看再將大全細看莫先存一駁他的心亦莫先存一向他的心虛公其心就文論理覺得那一說是或兩說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來看去務求穏當磨到熟後便可名此一經當日虛齋只將易經如此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天下傳其蒙引曰欲易明問蔡清故某作重修虛齋祠堂記曰自宋以後得漢人窮經

之意者惟虛齋先生一人

有人說十三經廿一史皆看過只是不記得總是他立意要看完經史便不能記何也為其泛也非切已要讀如何能記天下書原讀不盡虛齋云欲為一代經綸手須讀數篇要緊書書讀要緊者方好文中子云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某自已驗之確是如此孔子說得極平常都是自己有得之言說一箇溫故說一箇時習可見不溫不習便無處得說與知新

京江張先生曾有對句云天下有讀不盡書總非學問心頭無打不過事便是聖賢因戲謂曰若作天下無讀不盡書總非學問心頭有打不過事便近聖賢何如先生頷之清植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强某謂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說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

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却要實是丹頭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却親待一夥極作姦犯科的兵交友却結交一班無賴的友如何聯屬得來

若是要有所得精熟一部經書儘可用之不盡若要醖

醲深厚畢竟是多讀多通方得沈浸醲郁四字最妙

讀書不透多亦無益然亦未有不多而能透者

人無所得雖讀得三通高談博辨証佐紛羅其歸如搠

氷然初非不盈把漸搠漸消至於無有所以讀書以

實得為主

學問之道最怕那地方派斷如李中孚幼為孝子長為

高士半世讀書所著論多未諦當以闗中派斷故也

所以孟子見得透甚重見知

讀書要搜根搜得根便不會忘將那一部書分類纂過又隨章劄記復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記得某向看三角法過而輒忘後得其一線穿下之根便再不忘某於河圖洛書搜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頭萬緒無不了然孔明當日獨觀大意令人解作草畧便不是大意者即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讀書難字過便不屑記難字如揚子雲乃是要採其精英

某少時好看難書如樂書歷書之類即看易亦是將圖

畫來畫去求其變化巧合處於太極圖不看其上下三空圈却揀那有黑有白相交相系處東扯西牽配搭得來便得意覺得朱子注無甚意味及入館幸遇德子諤徐善長兩先生辛未後又得張長史楊賓實他們往復疑問俱是從道理根源上尋求因此想出見頭來再去看朱子書方有滋味有精采

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説皆一一能記至今

以為根基不然雖閒時熟思從何思起

某先年只喜看有道理的書近年來不擇書看詩便覺詩裏有許多理看史便覺史裏有許多理如此方好讀書而惜乎已老矣朱子自廿來歲便是如此所以無量精進

讀書千遍其意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此言果丹訣也人做大司成

只糾合有志讀經者且不要管他别樣只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問他所得便好有言不好讀經而好史者曰此不過是心粗不耐細看道理其看史亦只於沒要緊處看取耳到後來粗浮無比安能區别是非措之於用

學問須是熟梅定九於厯算四十年工夫尚不能熟讀書不熟終不得力魏伯陽所謂千周萬遍也

讀書著不得一點為人的心著此便斷根雖孜孜窮年

無益也

梅定九筭算乾淨有條理信成耑家之學可見學無内外終日談身心性命意却要人知我不妨是為人歷算詞章之屬務欲心通有以自樂不妨是為己總在心中發念處分别某十七八歲時於正蒙觀物有幾處不明白到省試時坐肩輿中崎嶇登頓一思輒竟日子弟生性廓落不妨但當有耑心之處便好大凡一技之精皆未有全為為人起見者

讀書要見得自已有新意高出前人處却不可執定此意以為至當不易亦有此意初見甚確久之覺得前人老老實實的一句已似有此意到得後來確乎見得他那一句渾厚無弊包得我的意思足却不可易便到是處

讀書人且要如和尚家先記得六根十八戒要緊的幾箇公案四書五經中條目數說不出却說我留心根本此不過空疎之別名耳只是地名人名瑣瑣碎碎

記得許多却不必即如孟子五箇人倒忘了三箇都不妨若如大學中八條目中庸中九經忘了一件如何是箇學者

後代書更多讀不盡事更多亦知不盡莫若就我所能為所能知者求箇著實據所見者寫出來再看所寫者可能如意中所見否若不差便存著不必定想傳世如此甚簡易近於為已

朱子曾說有著碁高手人向國手從學國手經年不教

一語只令看他與人著其人問故國手曰但是高著你都曉得令你看著者要你知道低着耳此語最妙他那規矩準繩平平無奇處正是妙處困倒英雄所謂低者正是高之根

讀書只贊其文字好何益須將作者之意發明出來及考訂其本之同異文義之是否字字不放過方算得看過這部書

今常門之學甚少古來官制田賦冠服地里之類皆無

精詳可據之處此等必實實考究得源源本本確有條貫方好不然隨便著作有何關係如淛中萬氏禮樂極有佳處但多是自己做主意所引經史只據來証吾此說不管對面反面尚有別義如問官事要偏在原告便只取原告干証不管被告干証要偏在被告便只取被告干証不管原告干証如此豈能歸於至是

讀古人書詩不將全部五七遍過遽欲選他的大都是

强作解事讀到五七遍畧已上口辭意俱能明白方纔見得他出即如見一朋友不是談到五七次如何知其為人

朱子識永嘉學問說王道不說孔子只說文中子說覇道不說管仲只說王猛其實不尋到源頭連這半截亦不識得盡即講周程張朱不尋到孔孟亦不能盡周程張朱既不見其疎漏處定亦不知其精到處

古法之壞不壞於無知者而壞於一知半解者十分中

曉得九分那一分不解不肯闕疑定臆造以求合承訛襲謬久且不知其非而古法之真益晦聖人云多聞闕疑萬古讀書人不可易此

程子傳聖學功甚大但往往以絶學為言却起後來菲薄前賢自我作古一輩人流弊夫子自云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子貢荅公孫朝何難説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却説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尤妙在説賢不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立言多少穩實與夫子平日所言一般大抵風俗人心之壞皆起於讀聖賢書不信聖賢某幼時曾聞耆老云孔子之書不過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認以為實豈不是癡人說夢明末人都是此見風氣雖嘉靖以後方壞却是從陽明開此一派

明代人讀書不細大害事王陽明為王守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為吾止以孔子為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

性也記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嘗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註於問樂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為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啓莘又錯以旁註洛字為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龜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

義少差而已

明人讀書不及唐宋人汝楫問曰病在何處曰前半截以為程朱果高於漢唐遂不讀漢唐人書又不能讀透宋人書後半截知讀漢唐書却只獵取一㸃詞采為文字之用與義理不相干

許魯齋云學問到有朱子已經都説明只力行就是了此語似是而非恰像人已無不明白只欠得力行其實不能明白者儘多下見似顯淺人人與知却中間

難理會處無限只當云熟講深思而力行之方無弊且如堯舜以來之道至文武已無不明備周公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為也易經文周闡發已明孔子又韋編三絶何為也說是前人說明亦要我在身心上實實體會親切方好近人不是想翻程朱之案便謂程朱發明已盡不必措意都不是申公曰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語雖結實亦未詳盡不講明如何行得夫子𥺌一信而好古為宗就中又開出許多

方法如所謂闕疑闕殆擇善而從不是見古不論是非一槩深信不疑也

人於書有一見便曉者天下之棄材也須是積累而進温故知新方能牢固問這樣人若肯加功豈不更勝曰便是他不肯加功如富貴家兒生來便有得用他看錢物天然不愛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愛之護之讀書從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見人家子弟一見便曉者多無成就有人自訟其過

生平所讀書不甚愛惜此是大病又有人自訟其過
生平喜讀新書不好讀舊書亦是大病
人畧畧知道有所不為便出衆若再講求學問有些淵
源便不可測必有成就
某嘗以歴論質於徛氏衛先生徛氏以示顧寧人寧人
曰歴之是否吾不能知論文字則元人之文也某曰
以先生之愽學何謂不能知歴寧人曰吾於經史雖
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歴禮樂之類整

片稽攷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梅定九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却不能了然於口寧人則善談論其自訟處實讀書要訣也

出門之功甚大閉户用功何嘗不好到底出門聞見廣使某不見顧寧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韻歷算之詳佛門中遍參歷扣最是妙義豈必高明人就是尋常人亦有一知半解

凡瓜菓時候未到縱將他煮爛他終是生人只知春生

夏長秋收之為功不知成物却全在冬五穀至秋已成矣若當下便將來下地作種終是不好畢竟收過冬生意纔足人見其已入倉囷以為既死不知他生意在内自已收縮堅固以完其性可知貞下起元之理一絲不錯凡學問工夫火候未到時勉强為之終是欠缺

讀書已是見得如此却須放在那裏久之寫出方好不但錯處須候其開悟即是處亦須候其爛熟爛熟後

向人解說聽者不待吾言之畢而已自領悟到此時候一筆寫出自然枝葉渣滓盡去不消多著言語而義旨朗然矣此竟非可强致程子自言十七八歲時見得如是至今仍見得如是却意味自别正是此意學聚問辨下著一句寛以居之大妙如用武火將物煮熟却要用慢火煨滋味纔入方得他爛以上致知

人總以言行為要凡一生之吉凶禍福功業之大小成敗皆於是定之行者人之禮也言者人之樂也

人取益改過自視宜小容人納諫自視宜大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其小也犯而不校何其大也不學人往往與之相反

人須是立心寛大若褊急繳使耿介特立亦是自了漢不能成大人物要有陶鎔人一團熱氣方是聖賢的派

做官人不要貪逸樂人乃得逸樂武侯澹泊明志食少事繁把身子都抛開了做佛家以大地黄金布施不

為希罕須將身子布施方是大布施即是此意他又推而上之至虛空無我不有其心便是大布施吾儒却不然到了不私其身鞠躬盡瘁自然連上一層都有了

人心一味熱不得一味冷亦不得如關切人使為之營私大不是去了此病却又一點不照顧人連分人以財教人以善都沒有須要乾乾淨淨却又滿腔子都是仁厚相愛之意方好

風氣淳厚便太平聰明才智多是天生的至厚道可以學得大家都學厚道便成風氣有人問程子古人對姑叱狗炊藜羮不熟便至出妻何過耶曰古人厚道不可淺測寧自己落些不是必有宜出而不忍顯言者所謂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此叚説得甚好東漢人多近古便是勉為厚道耳

問小學以恩怨分明為非有德者之言怨不必分明恩上分明何害曰病在分明二字上如人有恩於我分

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其人有恩於我而其人却非好人我明說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只是遇他的事於理不甚違碍有可周全處周全之便是了不必使他知

世間事變幻多端吾輩遇之却要反觀自己自己身心上有此此事便是有根的自己身心上無此此事便是無根的無根便可視之如無有矣機心最不可用

他來害我我又生法去害他便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即消化了不存在胸中猶非第一義須是反到自己身上追尋出我必有所以致之之處求所以善處之方纔為有益

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至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

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至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即與見面矣友曰招之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理牽之便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為殿下臣必為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為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

朝之詞臣也倘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為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為用明矣如慮僕有别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携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已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為之稱善其後竟得免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憤事致禍矣當年某家貧賤時被光棍衙役設計陷害至辱及父母及後寇亂某起鄉兵保護鄉里迎請

大師當時地方大吏皆仰重生殺可以自由有勸其因事報復者某皆不應此輩若積惡不悛自有天道不必參以人為團結鄉兵是為鄉里為朝廷藉此遂攙入一分報復私忿的意思便覺羞不可當

當年有友謂某曰亂後長許多見識某扣之曰平時極相厚者皆掉臂不顧疎慢不堪此世界是佛家所云魑魅世界看破虛幻無復有情某應之曰果爾則是我於斯世先為疎慢以待人矣豈是處世中正之道

惟當思吾平日所以感之者恐未必誠未必合理茍誠而合理則彼自負恩亦不足校凡極不得意時吾心中必有事焉則有所以處之如人久在亮處行忽入暗處一物不見彼時狂躁無益惟合目靜坐再一開眼則虛室生白不須顧外

告狀者雖無直辭然被訟者追尋受訟之由畢竟有自己一點不是處故自反是切實受用若他人不是與我何干於禽獸又何難焉

人貧窮時有求志一段自己的快樂貴盛時却有臨深履薄一層自己的受用無此便人生亦沒意味且如此方可不窮若是窮了便不是易

當事只要作退一步想便自安詳審慎如一味誇詡將去必敗之道　鍾旺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急㬇其回頭事每要回頭看　鍾旺

聖賢只論當下任千駟萬鍾總不易吾此一刻一念之

安不與人論人非論鬼責這便是到頂要義過去未來皆所不計

事到當頭時惟有義所當為者便為之不要思前算後某當海氛擾攘之際事勢甚危想來別無巧法只有義所當為力所能為進前做將去幸得免難鍾旺

銳峯僧云截斷做最是如今我們行一件事說一句話且求這件事這句話有當於理莫管後來時勢之有無翻覆無論料不到即料得到亦無益未有拋了當

下的道理却去預管後來者

以氣加人不惟累德亦必害事 鍾旺

委蛇遷就固非君子之道然苟徒恃義理之正一任激烈做去以致僨事甚且貽患無窮秖是為血氣所驅耳推其極亦是一已之私非出於天下之公也 鍾旺

凡奸邪成黨時切勿過激彼既成黨釁將自作急之彼反合勢緩之則自相攻擊必矣乘其隙而去之則事半而功倍看史鑑中處此者或得或失無非天意

人於既往事便如根本將來事便如枝葉如當下富貴便忘却窮時情狀只覺得應該享用便是忘本枝葉必不茂盛將來享用亦必有限然不忘又有分別不忘而知止知足是也若怕將來再窮便貪財厚蓄以為備豫之計便為大錯

人能公其利便自受其利如山之出雲本以為雨及雨下出雲之山亦被其澤此自然之理勢若施一小利即懷望報之心一著計較便索然沒趣

人能勉强便好六家叔少時聞人家有不祥事便有喜色某規之曰叔父何為倖人之災樂人之禍叔父領之自後便强為咨嗟或作愁苦酸悽不可忍耐之狀其始未必即出於實心到後來便習而成性他如令福禄壽考甲於一族若那意不變便非享福之相又人有一長刻刻要施展亦是大病如喫得一物却不消化存在肚裏豈不為害所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謂之亞聖

客有云學者以治生為急父母日受饑寒却杜門不出而曰我以立品此邀名之事殊濶於情實先生曰此乃佞以自文其說事通賄之失而便其私者此等須論道理若合道理的經營奉養則即此便是立品的切要事不是兩件若非道非分則無營求之理父母雖不免凍餒有招之之行竊者從之可乎

夢中遇極凶險事只心不動便不能為怪推之日間亦當如此凡變故猝乘只心不動當不能為害問心不

動自當有箇道理出曰固是且不必說到此只以神之應感論之亦自不爽又曰此須是涵養得到不然亦當忍欲不動

天下做得事來者多是不要做的人急躁便易敗

張子房於高祖之欲廢惠帝武侯於先主之東征都暫且由他蓋事到無可柰何時只得放寬以俟其機不知天意如何且聽天處分若是天要如是人有何本事不然必有轉機乘其機而用之可也古人當此是

窮了只得用此法某當年值耿鄭之亂曾用此頗有濟耿逆初平時諸當道行事殊失民心某憂甚知且再亂或勸某進書言於親王某念彼時雖進一書如以小石投大海何用姑且由他如天意有在或反生出好機栝來未幾白頭賊聚夥萬數劉國軒攻圍漳泉親王歸路已斷於是督撫提鎮一齊束手某乃團聚鄉兵使三舍弟引巡撫吳興祚兵吳表弟引將軍拉哈達兵自山竝進遂解泉州之圍於是親王以下

皆視某為干城而姚僎之得某一字立刻施行凡諸苛酷弊事以次銷革王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最妙不知當日宋業未嘗存亡俯仰荆公何以那樣不從容

人必靠定道理不走作至風波來方可言命只是賢路崎嶇時須委婉些方是

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為所累故仕宦以孤立為安身的是名言

人只當存至誠心禍患之來如何可定天便來替你解
救是誰力量敵得過天方正學論此一段甚好
受暮夜金更不好却之亦是常事何故楊關西便傳為
美談可見東漢雖風尚名節而受暮夜金者尚多立
品不真自古而然
奸惡黷貨之人竟似他終無死日不知這罪過是要帶
去的人生須是刻刻辦著死時不罣碍如做官的人
刻刻恐怕有贓欵日日造一交盤冊子打算去官時

落得乾淨走路纔好

朱子云自古未嘗有被人殺死的聖人以聖人都是一團好生意思故也賢者則有嚴氣正性嫉惡如讐者矣此便有殺機佛家云羅漢見惡人生嗔惡菩薩見惡人生憫度羅漢與菩薩只差這線路即是此意

狀貌雄偉人須要現出善象無意中流露一點仁愛渾厚意思便有福所謂心象也若一味剛强快利便多沒沒而死某閱人如此者甚多

聖人不廢肉食禽獸食草木人又食禽獸以其尊於萬物而備有萬物之精英故也若禽獸食人則為變異矣只是不可貪饕須存遠庖廚之心

父兄教子弟以權術莫要說實話畢竟即先在父兄身上學起

子弟懐利以相接是無所不為之根而其端在於詐

有痛詆人惡者先生曰子親見其事耶曰得之傳聞曰就使親見其事立言固自有體夫子惡稱人之惡子

貢惡訐以為直正為此耳况傳聞乎 鍾旺

人有不是處雖子弟僮僕且莫罵破他某督學時屬僚有無禮者某竝未當面質責及他知悔來謝某則慰而勵之他便相安了實督學時教諸生極其至誠懇切只是當面罵他不通他便難堪某當時只與他透講書理他這一邊明白那一邊不是處自然知道何須罵破所以隱惡二字最妙不但是要存心長厚亦是留他改過之路好使人自新

陽明云人有過不可又加功去文飾其過如一句話說錯已是錯了又添一句去塗飾是兩句錯了恐塗飾不工又添一句去彌縫是三句錯了何若改向好處十句話有後來九句是那一句不是人亦諒之矣何必展轉回護徒然增其破敗最為高明

不誠無物此理最奇人說話纔著些假不但當時人不信即千百世後人一見便知之如諸贗書之類是也可見此理無形影無聲色充塞遍滿斯須不可離之

古之聖賢都亦隨時孔子於弟子皆呼名孟子七篇便無對面呼名者程子當面稱賢背面呼名至朱子背面亦稱字（以上言行）

榕村語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榕村語錄卷二十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性命

汝楫問腦前心之舍天心亦必有舍曰與人一般人醒時其神在心睡時其神在腎天之心上在北極下在地心又問春夏陽也心在上秋冬陰也心在下與人醒時睡時相配如何曰春夏氣發於上秋冬斂陽地

中推說皆通其實何處非心人遍身皆心一毛一髮皆心也天亦是如此

賦性譬如誥勑開載職事福善禍淫譬如考職黜陟此首尾兩頭皆是正命中間許多稟受則皆所謂氣數之命 自記

命字最上一層是天命之謂性純以理言中一層是陰陽五行便自不同是以氣言後一層却以人自感召為主又以理言合而言之總是一理中間氣數之不

同孟子說得妙君子不謂命也如朝廷命官予之勅書令盡職守是君之正命後來三考黜陟亦是吾君正命至中間僚友齮齕異同到底算不得君之正命以君命譬天命最明切易曉給這勅書是命領這勅書是性繼之者善在方給之初成之者性在既領之後

鍾旺

聖賢說義理即兼利害朱子深譏左傳好夾著利害說其實降衷之命與吉凶禍福之命一也二之則不是

所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惠廸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無不兼說

問人常有未生時先見朕兆如曹操未生便知梁沛之間有真人出之類此何理也曰天地生人如人做事一般其有關係者尤所著意未做那事先動那念便有象了問有至微之人不過富貴幾年未生之前亦見朕兆難道亦是天地著意所生之人曰此等人是他後來自家墜落了想天地初生他其意不止如

是所以詩書言命只言後天之命立命二字最妙命可以自我立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都是説此等命天生成有一定的命到得後來變化其理又進一層連天亦不知其然果有天初生人本來是極好的後來自家鑿喪至減其算削其籍有生來命本平常因自家積德累仁至於增其福壽名升帝庭問天地至神如何後來變化

天亦不知曰心是人所自有的人尚不能捉定自已的心天如何能知所以佛家說轉輪王是心那機一轉大地山河都隨他轉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其聚精會神又在人所以太極圖上面的都是為下面兩圈而設不知天地但觀人人一生經營勞碌只是要兒孫好問人是有知的固如此至草木無知其生枝生榦生葉生華歸結只是結子天地之心全見矣曰然草木之生色香臭味有絕

奇者禽獸蟲魚中羽毛鱗甲亦有絶奇者人乃裸蟲之長毫無文彩而天地之全理寄焉如果實穀種一般其榦枝葉華皆好看結成子便一些文彩没有其好處都包在内問實必有殼包住衣錦尚絅亦是如此可見為已之學即是天道曰孔子教門便是汝歸到裏面來這箇生發無窮堯舜禹湯文武之澤都不如孔子其子孫之福禄亦與天地終極為是故也佛氏圓滿二字最妙圓始滿滿始圓草木之實其圓滿

者乃生氣之所歸也種先圓勾萌甲折便不圓到得結實又圓問如喜怒哀樂未發是圓的發便不圓到得和仍是圓曰然

人為天地之心果然人多錯會某亦讀之累年始解謂人為天地之心反一語便可謂天地為人之皮殼故愚誕之輩至有疑天地為無知者即從此起也人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之精神命脉皆在人耳禽獸草木皆得天地之性而不能全惟人得之最全故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貴者貴於他物也猶之父母生子父母之精神命脉皆在兒子非謂父母為兒子之皮殼也就如一身之中說人之神氣為天體魄為地知識為人便不是只好說魂之靈屬天魄之靈屬地周子張子便說得不錯周子以人之應萬事配天地之生萬物極是張子說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又極是

王陽明說萬物一體處言見赤子入井惻然救之是赤

子一體也見禽獸被傷欲活之是禽獸一體也見草木摧折欲護之是草木一體也見磚瓦傾欹欲全之是磚瓦一體也又翻轉來說瓦石所愛也使有草木萌蘖屈抑其下則不惜擲瓦石而出之覺心安而理得也草木所愛也使畜牧無資則不惜芟草木而用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禽獸所愛也值賓祭則殺而饗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至人尤所愛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有路人與吾之父兄並在

前舍路人而活父兄又覺心安而理得也此皆非安排而後有者論皆極精某復因其説而推之瓦石無害於人即觸之不過傷肌而已草木則有腐腸爛胃毒人至死者草木生於肥土而不驕生於瘠土而不求雖有毒草人不食之不能為灾也禽獸得食則爭其尤悍鷙者搏噬踶嚙無所不至矣禽獸一飽而止過而輒忘人則蠅頭之利不肯相讓盈千累萬不自知止百年將盡竟不少休睚眦之怨沒身不解以致

相讐相殺興戈起戎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視草木禽獸之惡千萬倍矣似乎荀子之言不為過不知天以全副本領予人原千萬倍於物所以以不善用之其機智才力亦千萬倍於物且如瓦石止是供人之用至草木則能滋益天和培助元氣瓦石不能也禽獸中如雞犬之鳴吠牛馬之致遠其尤靈者如蜂蟻鴻雁之類草木不及也至於人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實能修齊治平則財成輔相上下咸若直至參賛位

育彌綸天地雖天亦不能限量他草木禽獸能之乎草木本在下末在上禽獸横生惟人頭向上如天之圓足在下如地之方清氣升上濁氣降下與天地同看來有天地不久便有人邵康節謂天地空閒許多年始生人物未必然唐虞去洪荒亦未必太遠

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大抵天地之數至五而全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人手足五指得天地全數然大拇指與四指不同止兩節又虚而不用數十二

支不用拇指中指長應夏小指短應冬食指無名指一般應春秋後掌高處應山起西北注水於中窪處必定從食指邊洩去應澤注東南至右手方位已變而西北東南不異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禽獸便不如此

天地生氣無處不到石蟹在海能走石燕在洞能飛出則為石此石中所生之禽獸也汙潦之水蛆蠓生焉糞壤之内蟯蛕化焉生其中食其中便肖其形便同

其性牛馬草食榖食虎狼肉食不能相兼也人無不宜是禀天地之氣全也氣全者以其理全也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何嘗不倍篤於人而他則不知以上

論命

性之不明也虚齋整菴欲於氣之曲折處見性姚江以昭昭靈靈言之皆難以口舌争須知氣不過運動神不過知覺而所發之理乃性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能惻隱者氣也知惻隱者神也而惻惻然發於不

自覺動於不得不然此處非氣非神乃情之正而性之真也程子稱形而上下為截斷分明朱子言太極陰陽當離合觀可謂精切光坡

性字自孔孟後惟董江都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數句說得好自後汩於佛老都是以氣質為性以心之靈明為性至韓文公既以仁義禮智信為性却又疑孟子性善之說難道有不好的仁義禮智信麽直到程朱出來把性字說一箇透程朱後又糊塗了伊川說

性即理也蔡虛齋羅整菴輩著實參想以為天地之氣若偏於陰偏於陽便不是理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陰陽得中便是理已經說得近傍却還隔一層為甚麽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這是天地不能自已萬古不易極純極粹至好的一箇性連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不如此便過不得此生理也生理却在心裏所以程子說心如穀種因為性如此所以動而陽陽是好的靜而陰陰亦是好的春夏之生長固是生物

秋冬之肅殺亦是生物人得之以為性亦是如此萬古剪不斷連人亦不知其何故只是如此便安不如此便不安聖人愛人固是生人殺人亦是生人此處看得明白憑你横説竪説道理都不錯知道這道理天地間那一箇物類那一件事情是不與我相關涉的知道這箇却說他是氣質不得說他是心之靈明不得

善固本之性惡亦必尋其根朱子謂陽主生隂主殺主

字覺得太重如形體陰也心思陽也豈有形體主於為惡之理然惡却從形體而生故人以心思為主而貫徹形體則形體亦善以形體為主而役使天君則心思亦惡善出於心惡亦出於心如君命官盡忠效職乃君命也枉法行私非君命也然盡忠效職固憑君命以行事即枉法行私何嘗不假君命以作威畢竟盡忠效職者君命之本然枉法行私非君命之本然也如此看惡字有根而亦不礙於本性之善矣

知好善惡惡之為性原不錯但要知何以能知好善與惡惡必我有善而彼之善與我之善合故好之彼之惡與我之善不合故惡之其所以合不合者非我有極善之性何以能然程子以穀種喻性便是穀種裏面是有的釋氏以鏡喻性便非明鏡裏面是無的穀種是熱的明鏡是冷的以善言性便盡天下人物皆視為一體痛癢相關公其所有而已不勞一團和樂之象以知覺言性便以己為明視人為暗自智而愚

人尊已而卑人私其所有而欲分以度人必有隔閡之象所以性善之説明便見得天下之人皆有性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之教之歡欣和厚佛教以衆生迷妄思欲度脱不知上老老他便知孝上長長他便知弟何嘗迷妄總之聖賢仁愛是熱的佛家慈悲是冷的如告子之不動心是死的孟子之不動心是活的活的便是熱的死的便是冷的

至尊因說新製律管分寸與古合以羊頭山黍實之亦是一千二百粒緊自然多幾顆鬆些自然少幾顆大槩是一千二百就如說性善難道箇箇都是一樣是大槩人性都善不甚相遠耳這一句說性善甚精到

問性只在心內否曰通身全是性毛竅中都是性但最中光亮發見處是心耳問光明只是心不是性曰然

問心如穀種何處是性曰穀種生處尚不是性所以生之萬古不變者為性性本無形如大麥萬古是大

麥小麥萬古是小麥不是性如此如何不會變有性所以有許多物事若沒有這箇不會變不肯住的如何有這許多物事所以云性立天下之有

人與天地本是一箇其分界處只在一軀殼而百凡雖斷隔離之患皆從此生聖人所以說克己己私克去得盡則踐形盡性我便是天即中庸所云至聖至誠也人物皆禀此理以生吾渾身都是天理而人物自化又加之在己有學問處物有法度則存神過化而

贊天地夫何疑

姚江以一段靈明者為性雖少近裏然所見乃心而非性也心便有別但看聲色臭味平時多少耽着至遇疾病便生厭惡遇患難便不復思想惟孝弟忠信則坎壈之中轉見誠篤至於生死利害更生精彩故知人心道心確然兩箇可見義理之性不以形骸而生自不與形骸俱斃嗜慾之性皆因形骸而有自與形骸俱亡此處認得確發言行事大段不出定盤星矣

王陽明格竹子的性乃格其葉何以三心何以空他木皆通直他何以有節不知此形器也非性也雖細說亦各有緣故如鱗屬木水生木故鱗如波紋禽屬火木生火故羽如木葉而食棲於樹獸屬金土生金故毛似草而深藏於巖谷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金石之堅裸蟲似人屬土故居於平地分屬五行却不是他的性惟孔子說得盡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命本至善人物承繼來無不善及至成形便有不同

令欲求物之性總離不了五倫不特虎狼父子蜂蟻君臣雎鳩夫婦即草木亦然以類叢生是其朋友也有牝牡是其夫婦也移樹必是花開時問其故曰樹最護花欲結子也是其父子也其不能全者形器限之也其不能斷者同一性善也天地與人共此一性所以萬古不易萬古不息

王守溪許多時文都看不出他的底裏到做性論便露出馬脚盖以金水喻性全是佛家語也性是熱的物

事不是死的物事是屬陽不是屬陰論人性當以木火喻之如草木之實其中原具有根幹枝葉花實及一得土氣而根幹枝葉花實都出其中性便是如此木火屬發生金水屬收藏如晝夜然吾儒所説性是白日事佛家所説性是夜間事聖賢説四德便説元説五常便説仁元足以統亨利貞仁足以統禮義智佛家却不道元而道貞不道仁而道智都落空了人物皆有五性其參合之中和者為人偏駁者為物至

甚偏駁之後則美者亦亡矣人之中有賢不肖理亦如是自記以上論性

仁智相連仁收進來便是智智發出去便是仁禮義相連禮是燦然有文若不停當如何謂之禮而停當恰好處便是義信流行於四者之內而位次乃在禮義之中極有理禮都排在外面若無實心以為之本便是詐僞惟有實心故一歸於實事而合於義也

五常仁可以統四德生意無不貫也信可以統四德誠

心無不存也智可以統四德收住四德又貞下起元也

數中一三五可以做主五行水木土可以作主五氣冬春中可以做主五性智仁信可以做主禮義却做不得主

仁為四端之首故中庸云肫肫其仁智能成始成終故中庸始之以聰明睿智而終之以文理密察自記

聖人不輕說死惟到仁曰殺身成仁信曰自古有死雖

死而生之理存勇士不忘喪其元終非其至者但謂之勇士而已

問程子屢駁以愛為仁之說愛者仁之用而非即仁也曰朱子仁說已辨此既曰愛者仁之用獨不可反其說曰仁者愛之體乎問雞雛之說云何曰全在那一點嫩處如嬰兒依戀父母那一點真心乃最初之心也大舜做出多少事業其根本却是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覺固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覺者心也仁智者性也在天地覺譬則神仁智是生物藏物之理自記

人心中只有一團生理發出來便是愛愛不可即謂之仁然其理則仁也為甚麽又說公則仁大槩人不能全其仁者只是為私欲所蔽隔克去己私仁心自在公字有工夫愛字無工夫公便愛心自然流出如一片土地但不使瓦石壓占自會生草若强恕則在公與仁之先惟不能仁故用强恕耳然無忠做恕不出

纔說恕忠便在内

智是兩箇而暗藏在内的夫婦是兩類又躲在人不見處的以此推之北是幽暗之方黑是幽暗之色水外闇冬閉藏貞則收斂堅固憂懼亦是隱隱在内盤算的腎亦兩箇藏而不露無不如此

機智是無用的聖人未嘗不有在胸中却不弩出來用所以董子說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隂居大冬却積於空虚不用之處聖人用底只是仁禮義智是

藏在内的義猶半用智全不用若拏出來用便害事如人多端籠絡我架詞作勢我只以老實應之他句句虛我句句實自然他通身伎倆都沒用處你若再以機變應之益發多出事來必敗之道也只是義智却是內裏必要有的不是可以無的

後世君子於四德中嵩用一智些小利害即便百般趨避問所用恐亦非正經的智曰就是正經的智亦用不得智本是藏在內的不可以用豈獨智即義亦半

用半不用如事不當做則不做便了若張揚表暴便有病故用義便有東漢末流黨錮之禍用智便流於詐偽姦巧之歸三代以上專用仁禮問文理密察是用智否曰全在内寛裕温柔也是他齊莊中正也是他發强剛毅也是他其本位却是文理密察又問舉錯是用智否曰說到舉錯已交付與義矣智所以成始成終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只是一樣獨是非有兩類是處管仁禮非處管羞惡以上論五常

性無所不在情亦無所不在心亦無所不在求之五行之位則性之全體屬水心之光明屬火情之萌芽屬木

心者性之郛廓心如物之皮殼性是皮殼中包裹的故言心必合性言方是本來的心 鍾旺

萬物皆天萬事皆心心是易知事是簡能 自記

知識者人心是非者道心 自記

心統性情形生神發後便著如此說若論自來須先說

性而後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則性具於中感物而動而情生焉又曰心亦性之所生此句甚險然理却如此有一團要發見的意思便是生理

火在人為心在天為日日之所及而物生心之所到而事始

人通身皆心也心所不能通處便不是正理若是理之所在心無不通豈止一身凡天地日月星辰之可窺測往古來今之可推求者皆是心之所到通天地古

令止是一心汝楫問朱子云心者神明升降之舍妙甚平時只説作心是神明之所棲止不知升降二字是活動的如眼鏡之照日光不是定在一處正側轉動閒光亦隨之而移曰然

汝楫問血肉之心即心乎曰此心之室週身皆心也當年與德子謂徐善長所言皆錯其時於一切天理人欲都從動静分看便不是陰與陽都是好的如何説陽善陰惡陽氣也陰形也氣非理也然氣與理近猶

之心非性也然心與性近一切欲心都從形體上生來如鼻欲聞好香口要喫好味之類凡此非即惡也中節仍是善惟過則惡耳虞廷說道心是從天理而發者說人心是從形體而發者饑渴之於飲食是人心也嘷蹴不受則仍道心也人心道心大體小體都從此分別能中節則人心與道心一矣以上論心

性有仁義禮智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亦然愛欲惡懼其根也發則為喜怒哀樂愛發為喜欲發為

樂惡發為怒懼發為哀言七情者除却樂字耳以配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循環不已無非是者喜尚無弊到得樂便手舞足蹈易至於過樂與怒不相涉何以樂必變怒但看樂之時心滿意足氣易驕盈覺得少不如意便不快活無論不當怒而怒就是怒得有理然忍着不怒何妨試問此時設在患難中亦有此戚氣否怒之後如何轉為哀凡怒過未有不悔者如漢武窮兵黷武天下困苦晚年輪臺之詔何其哀切至

哀便有好消息來盖隆冬閉塞時春意已萌動矣由
喜至樂由怒至哀皆不妨最是由樂至怒這一節不
好歸根復命總在一懼字懼貫始終便都好一部易經
全以懼字為用神為丹頭以懼始以懼終而每爻皆有
當爻之位的道理懼誠也爻位明也以誠貫明易道也
情之發有有次第的有隨感而發的有次第者如元亨
利貞隨感而發者如水火金木所謂其發之也仁其
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分明是有次第

然即其隨感而發者惻隱是初動的辭讓是著見的羞惡是收轉的是非是包藏的雖因事迭見而亦未甞無次第也自記

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與喜怒哀樂皆情也惻隱便是喜之正氣辭讓便是樂之正氣羞惡便是怒之正氣是非便是憂之正氣憂又有惻隱意蓋北方原有二氣人能憂則惻隱之心生矣自記

喜怒哀樂固以懼字為丹頭又想土寄旺於四時喜怒

哀樂應有一平字象土天道之變以漸而至春至夏夏至秋秋至冬無今日大熱明日大寒之事畢竟以漸而變是平也寅卯辰辰為土巳午未未為土申酉戌戌為土亥子丑丑為土土氣沖和和平下來漸漸而變喜至樂怒至哀尚以類相從其勢順惟樂變怒哀變喜若太驟故營陽王哀樂過人其哭之慘戚便哀感行路方退而歡笑如常朱子謂是不恒其德孔子是日哭則不歌正是此意當其樂樂得平些移時

怒怒亦輕些此理勢之必然懼與平亦有分别懼剛
而平柔懼清而平濁懼屬智屬水平屬信屬土平是
轉彎處懼是起頭處天不可說懼健字便是懼喜變
樂怒變哀固須平樂變怒哀變喜尤須平四時如此
五行亦如此金生水木生火可不用土水生木離土
不得火生土土生金必用土纔生出金來汝楫說平
即思也洪範配土先生大以為然
虛齋蒙引中畫喜怒哀樂中間著箇思字甚好總是收

轉念頭無處放心便是聖人希天都離不了此意
喜怒哀樂歸到仁義禮智便無弊以仁喜以禮樂以義
怒以智哀有何弊病喜怒哀樂通乎仁義禮智又通
乎元亨利貞便達天德下驗之吉凶悔吝人道無餘
矣問中庸自喜怒哀樂起直到位育正是此意曰然
聖人之心喜怒哀懼都有但中節耳如子畏於匡莞爾
而笑無君皇皇徹服過宋之類呂原明在太學因胡
安定見伊川顏子好學論曰真儒出矣遂首先禮拜

伊川後來却學佛一日馬行壞橋墮水幾死及起却自咎曰墮橋便墮橋何為心動從此便在這上頭加工這便異端不是吾儒正道問使孟子際此亦動心否曰不動便是告子矣孟子死心塌地服孔子就在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幾箇則字終身摹倣不能到

怒最易發而難制只是理不明若明白時自然有節天下事只要明白貞下起元先有智而後有仁若是智

不足便仁也差了

怒後即自已不悔勢亦必歸到哀上來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倘用别的來接接不上果接之以喜樂這就窮了有死之道

無憂患時作憂患想亦可以忘怒問程子只說觀理之是非倘理當怒者自然該怒何為又想憂患以平之曰先要忘了纔會隨事觀理謂之忘怒是怒已平了是土怒之發也如火於時自加一段收斂退藏之意

便是以水濟火以水濟火則怒忘矣便看水一澄便有泥火一撲滅便有灰皆成土汝楫云懲窒二字是訣曰又以明為主看破他的機關懲窒亦易為力

天道元亨利貞賦而為仁義禮智發而為喜怒哀樂著事為吉吝凶悔成效為治盛亂衰皆相配喜樂怒哀發見於外却是愛欲惡懼為之根不愛何喜不欲何樂不惡何怒不懼何哀哀即憂也大槩喜哀無甚病病全在樂怒上樂便驕滿驕滿易生怒到得哀便有

向好消息懼字是回斡造化的金丹喜樂怒時能懼便不過懼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根懼便有和樂生所以程子云肅則雍人君遇水旱兵荒則懼然必無事時從心中發出大懼方好凡人遇事精神散亂粗厲浮動便不中用惟懼便思量處之之道至主意定則不為他端所惑矣終日欽欽若對大敵到得金鼓齊鳴決幾兩陣却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治亂都是天運然亦不容無别治由乎天而成乎人亂由乎

人而成乎天天無不治之理推其根由乎天而經綸締造以成之則治矣情欲利害推其根由乎人人事壞天感之而沴氣作天札災厲至則亂矣懼者致治保邦之要聖人諄切言之道理要緊處原無多聖人丹頭在此佛為轉輪王以心轉乾坤也懼即是轉輪法凡看人亦當以此為訣其人無故知所惕懼或有所觸而警動非常便是為善之人有道之器

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喜怒哀樂吉凶悔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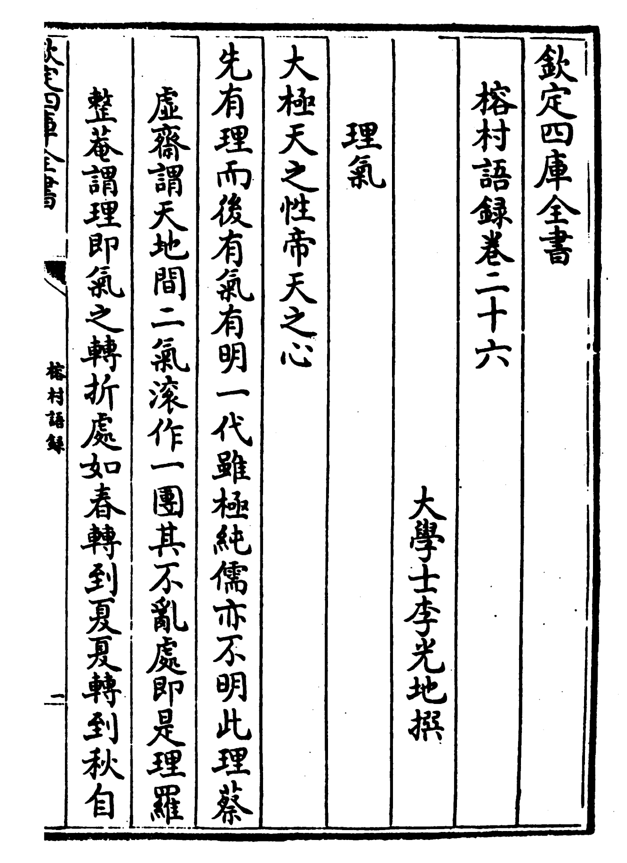
從古是如此說至配禮樂兵刑而七情中又添出樂字為八是某方如此說禮所以飾喜樂所以飾樂兵出於怒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刑歸於哀所謂哀矜欽恤内有愛外始有喜内有欲外始有樂内有惡外始有怒内有懼外始有哀聖人説顔子好學却説不遷怒程子定性書亦云忘怒觀理盖喜樂治之象怒哀則亂之象故聖賢於此兢兢然根源却不在怒而在樂㸔怒上當樂之時便要留意也毋頭却在懼

字當樂之時便提醒一提醒自然不過由喜而樂由樂而怒由怒而哀由哀而復喜其過度處皆用思所謂土寄旺於四時也學者用工却在喜怒哀樂上喜樂怒哀治而天下平矣天地位萬物育不是空話是實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哀矜鰥寡樂以天下何嘗不是實事不單是空講道理每年勾囚但看成案都是樂與怒上死的鬬毆讐謀也盜劫滛欲也不曾有喜與哀便致極刑者

邵子皇極經世遇物皆成四片却不曾如此配得以上

論情

榕村語録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語録卷二十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理氣

大極天之性帝天之心

先有理而後有氣有明一代雖極純儒亦不明此理蔡虛齋謂天地間二氣滚作一團其不亂處即是理羅整菴謂理即氣之轉折處如春轉到夏夏轉到秋自

古及今何嘗有一毫差錯此便是理某初讀其書只覺得不帖然不知其病在何處及讀薛文清讀書錄有性即氣之最好處頗賞其語而未暢至五十一歲後忽悟得三說之差總是理氣先後不分明耳先有理而後有氣不是今日有了理明日纔有氣如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豈判然分作兩截只是論等級畢竟道屬上器屬下論層次畢竟理在先氣在後理能生氣氣不能生理大凡道理不明白處即以

人身驗之如人之歡欣暴厲者氣也但未有漠然無喜而忽歡忻恬然無怒而忽暴厲之事何以有喜以有仁之理故也何以有怒以有義之理故也喜中乎仁之節則喜得其理矣怒中乎義之節則怒得其理矣是未發之先此理本自充滿堅實於中故及其已發自有條理明乎此則知天地雖氣化遷流萬端雜糅亦有不能自主之時卻有萬古不變的一箇性在惟其如此所以人雖物欲陷溺氣質昏蔽惟狂克念

作聖天下雖大而君子以為篤恭可平世雖大亂而聖賢以為反手可治即謂氣滚作一團其不亂者即理到底有所以不亂者在謂氣流行不已其轉折處即理到底有所以轉折者在蔡羅之說但說到發而中節之和不會見得未發之中誠也中也太極也即性也誠者性之實理中者性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有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後有已發之無過不及極者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樞紐自其生物之旋運有

主處言如户之闔闢無端而扉柱不移故運行不已而其生不窮也根柢自所生之物歸根復命處言如草木之種入地榦枝華葉而結果如種故物之形千態萬狀而無一不全其天也又曰極者至極之義即樞紐之說標準之名即根柢之說見到此便覺得聖賢儒先所言無一處不合

理氣固不可分作兩截然豈得謂無先後如有仁之理一感于事便有温和之氣有義之理一感于事便有

果決之氣

虛齋理氣性命說得全不是門人於其身後翻出他自記一篇欲將太極圖說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改作全體不知一改全體便鶻突了蓋從頭便有此太極也人物尚有性豈天地之大而無性太極者天地之性也有太極便不能無陰陽一直流出毫無虛假毫無間斷若本原上明白雖虛齋之說亦說得通但須知有太極自有陰陽不可說從陰陽始見太極如說

由情見性未始不可但須知有性斯有情斷不可說惟有情乃可從此見性也有太極自有陰陽與因陰陽而見太極是大關頭由彼說竟有以氣為性之病張長史於某極有益長史初登第自言在監中試無欲故静題他論中有一段言禪定便說静故無欲此論大妙静故無欲者勉强要静也無欲故静者自然而静也一日某問之曰理是何物可是萬事萬物有當然而不可易即見得有自然而不容已者否曰看

來却須倒轉來有自然而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此言殊有味如人忠孝之心有一段不可解處是自然不容已纔有陳善閉邪視無形聽無聲種種當然之事與其從氣上說理於此見不如從理上說氣於此出為是又一日因講為物不貳復問之曰為物的是甚麼生物的又是甚麼曰其為物的就是其生物的某曰這不是向日所說有自然而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麼曰便是

蔡虚齋分别理氣不清直認氣為理固不是又或離氣以言理謂未有天地之先天地既壞之後理依然在亦不須推説到此鍾旺

程子言性即理也今當言理即性也不知性之即理則以習為性而混於善惡以空為性而入於虚無不知理之即性則求高深之理而差於日用溺泛濫之理而昧於本源性即理也是天命之无妄也理即性也是萬物之皆備也

理即性也實實有箇本體在即乾之元而人之性也有此便不得不動不得不静故朱子解太極曰即隂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隂陽而為言極精程朱說來若合符節此外惟真西山有些意思餘不能也

汝楫問性即理也理可是條理否曰是條理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順性命之理謂之理都是在事物上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不相紊亂這是理然此理不是到事物上纔有性

即有仁義禮智不可混矣命即有陰陽五行不可亂矣順性命之理說得最好性命皆理也程子說性即理也是因人把性字說空了故指點此句其實在事物為理人之所秉為性天之所降為命命本以天言性本以人言理本以事物言道亦理也但理以事物條理言道以人所行之路言然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曰天道曰天理曰天心皆是借用字眼其曰天德亦借用字眼德本以得之於已言故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其曰天命

亦借用臣受君之命的命字其實命字仍非本源天
有天之性若沒有緣故命箇甚麼程子兄弟一生只
把這幾箇字眼想得分明說得確當如曰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皆至精言理始於孔子言性始於成湯曰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將命字作賦予於
人之理言始於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
以前言命多作天之歴數言
理須活看如陽善隂惡若說陽是生氣隂是殺氣生氣

善殺氣惡如此天何為用此殺氣豈有意欲殺乎有陽不能無陰猶之有陰不能無陽也豈有善必須有惡乎盖天陽也地陰也人之心神陽也形體陰也人心本無不善即形體亦非不善特不善皆起於形體耳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耳欲姦聲目欲淫色四肢安於惰慢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何者不生於形體若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則惟有一善而已不見有不善惟有一陽而已不見有陰也如君豈可

無臣父豈可無子夫豈可無妻然若臣不禀君之令子不從父之教妻不受夫之節制便不好若臣能盡職子能承教妻能宜家但見君父及夫之好處而已雖各分些功名而不專其美也此方說得通以上理氣

天的大意只是生人如草木的大意只是結子既欲結子繁多勢必先為地步不得不有根株枝榦又必有陪生者不得不有葉至結子時千顆萬顆無不與種子相肖雖其中有秕細不成實者亦無不與種子相

肖天要生人不得不闢世界以為之地步又必生物以陪之人生雖至萬億無不與天相肖故皆能心天之心行天之道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真與天一般何則以天亦只此性而人全得之故也其中即有庸愚昏惡之人如秕細不成之實然其性亦無不與天肖也物雖不能自外此性要不能如人之全以限於氣類之偏蔽故也見得天人同一性自能節節皆通佛家任他虛空粉碎靈光照徹總不離乎氣吾儒平

平常常下學上達而所見無非理氣有滅時理無毀時故謂之至誠誠者實也

某見得一箇道理頗有關係老子淮南子邵康節都說天地未有以前渾渾沌沌動静不分及到有動静纔有天地人物即張横渠亦說块然太虚升降飛揚清而浮者為陽濁而降者為陰連太極圖說亦不離此意某讀易覺得孔子從不說到天地之先繫傳說天尊地卑然後說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云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都是從天地說起葢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無稽之言無復證據者聖人便不言康節謂過午運後天地日就消滅聖人不復生亦未必然恐天地本無壞時就有大刦數不過一經大亂人物幾乎滅盡便像初開闢一般雖不敢執定此說然如堯舜這樣人忽生出一箇來亦定不得堯舜不過是箇至好的人最平常一點不奇怪再生幾箇好人一幫便是唐虞有何異

看天似無心然從事事物物體貼來覺得處處都似算計過一番如黄道赤道不同極常疑何不同極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細想若同一極必有百年只見半日半月之處惟畧一差互便隠見盈虧都均齊矣

呼如春夏便是内外之氣皆充盈也吸如秋冬便是内外之氣皆揫斂也但充盈却是内虚揫斂却是内實耳自記

分野之説荒誕無理雖祖沖之約畧言之亦大段不的

確以左傳中兩處觀之似是分封時以某星賜某人使其國有水旱疾疫得而祭禳之未必以此分疆畫界也

某舊以地雖是天之渣滓因天氣旋轉地在中間又為精氣之會今看來精氣之會四字未完確蓋是天之精氣凝實處天凝實在中間故萬物象之凝實俱在中間 自記

中國不可言地之中惟可言得天地之中氣當黃道下

處日直到頂上其熱太劇當赤道下處一歲兩春夏秋冬立春春分為春夏立夏夏至為秋冬立秋秋分又為春夏立冬冬至又為秋冬惟中國寒暑晝夜適均而不過所以形骸端整文物盛備

語云百川東注某嘗疑中國不過居地數十分之一西邊之水西流者甚多如何據此以論大地其實地雖似圓毬亦似有上下一般西北沙漠之外無非高山曠野即西流之水皆是有岍的不似東南之海無有

邊際蓋東南如血脉所注之處古人語終不錯

地至圓無有上下周遭人皆戴天履地無有偏側倒置

錫曰此蓋地大之故如蟻行於雞卵之下但見其大

不見其倒曰固是亦由人與地本相粘聯如蟲行承

塵上有時失足墮地不見有人墮向天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既有形質不能離地矣

朱子言自大庾嶺之北水皆北流南高北下嶺南水皆

南流北高南下故浙江冬寒夏熱向嘗笑其語以為

何處不是冬寒夏熱故語類四纂削去此語其實應存蓋冬更寒而夏加熱也有嶺為背夏則南風不到故加熱冬則北風無遮故更寒浙閩相去直算不過四五百里如何浙江大雪而嶺南便少為此故也

繹史云天地之精華為四時有四時而後有五行水之精為月火之精為日又云天皇十三個頭地皇十一個頭人皇九個頭大可笑四時乃因日而有日傍近氣温為春在頭上大熱為夏稍遠便涼為秋大遠便

冷為冬據周髀經及西洋人説則半年寒半年暑者有之一年有兩春夏秋冬者有之與中國對過的地方中國的南極是他的北極中國的北極是他的南極中國寒他却暑中國暑他却寒如此倒説先有寒暑後有日月可乎所以聖人萬古之師一切幽渺荒唐之説刪去淨盡説理氣只從天地説起又只説現在的至天地以前天地之終都不説刪書斷自唐虞以前就有文字孔子都不存不似他家從混沌之始

懸空揣度以啓後來編通鑑者荒唐幽怪之謬就是天地之初或有神怪事亦不必記只該就有條理處記起

問寒暑之節可驗陰陽之消長而論寒暑乃以去日遠近之故則是地形為之與陰陽之氣不相干矣曰君以日與天為二乎日即天之心即天之目心目到處便是神氣流行心目不到處便是神氣休息大浪山之北我之冬至即彼之夏至我之夏至即彼之冬至

然彼之冬至猶我之冬至彼之夏至猶我之夏至無二理也

問日行南陸便寒行北陸便暑間有一年不寒又有一處獨寒者何故曰人事為之也雨暘寒燠風隨人所偏之氣勝便能感召其中又以為一方之主者所召之氣為多

日似有面背一般朝似面相向故色紅而暖既中而昃似面已掉轉故色淡而漸寒不爾夜氣久而日初出

應寒何以暖日氣蒸至半日臨晚應暖何以寒且果實東照者先紅西照者尚青向舉以問梅定九梅云想果實受露朝日烘入則滋液浹洽而先紅西日則露乾久矣故有異未知是否以上天地

至誠之心無一事可離得如五行都是土土氣流行無有不貫土旺四季之說出於京房耳問何以謂之旺於四季曰以其交際處尤為易見耳天之氣化還難遽曉至存乎人者可以類推如喜樂怒哀是木火金

水也土何在思是也喜之過而樂到將樂時思一思便喜不至過分樂之極而怒到將怒時思一思便樂不至過分怒哀亦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氣即土氣從來言五行者有三文王後天圖土有艮坤月令呂覽土在中央京房則土旺四季旺四季者是於交際處見在中央者是播五行於四時若不將季夏屬土便止有四行矣至文王之說於理尤長單水如何生得木單火如何生得金畢竟須土若金生水木生

火可不須土他如納甲之説五行既不依生之次第又不依行之次第然今星命地形家皆用之納音之説尤無理

天地一歲生生之氣於木驗之水火金土亦自為消息虛盈但不如木之著耳是亦木包四行之證緣此可見五行内木得生氣之全也自記

人有問木何以長於五行者朱子以生氣答之極是而未盡盖具五行之全德者無如木始發生繼暢茂又

繼而收斂又繼而閉藏由閉藏又復發生如仁之貫

五常元之貫四德也

火外明内闇水外闇内明火照人影在外水照人影在内大都外明者必須内闇所謂外精明而内渾厚也外闇者必須内明所謂内文明而外柔順也

水在地中有陽氣推盪他方會敷散潤澤如人身有血陽氣盛方能睟然見於面不爾便血不華色面帶青

黄黑氣

土氣原流貫於五行之始終而發見却於辰未戌丑到

此節一節纔度過去以上五行

夫子不語怪神不說有亦不說無又說敬而遠之不說

正神亦不說邪神到得敬而遠之即鬼神亦都為民

用務民之義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不特山川社稷各

效其職即郵表畷猫虎之類都有職事年豐則祀之

否則八蜡不通以罰之一不語一敬而遠竟是鍛鍊

鬼神之法聖門賢者信是留心一云子不語怪力亂

神一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嗚呼盡之矣

問人感天似比感人較易曰自然是如此天者吾之父母也人者吾之同類相與也

問天無心而成化果然無心否曰以為無心連人亦可謂之無心以為有心連天亦可謂之有心人在天地間不過偶然氣聚能蓄多少靈光尚然有知覺何況天地即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亦

是感應自然之理不得謂之有心然謂之無心可乎
山川之陰氣升而為雲天以陽氣壓下遂成雨亦升
降自然之理然便有雲師風伯雷公電母運行於其
中既過便都不知歸於何所天地總是一氣塞滿有
氣便有象有象便有神
天原發微中言鬼神云天地無空處如一窪之水蟲魚
生焉糞壤之內蛆蚓生焉以及氷至寒也而有雪蛆
雪蠶氷蠶之屬火至熱也而有火鼠之類由此觀之

至微者氣也而氣之中有物至寂者虛也而虛之中
亦有物氣與虛而鬼神居焉推而論之却有此理人
但因其平生之立心行事死而以類相從憑依感觸
而有託焉或清明剛正與明神合而為神或幽暗乖
戾與鬼怪合而為鬼佛家說人死後看一點亮處行
好人亮處入人神道惡人亮處入畜生道亦是此理
鬼神嗜好與人一般此理詩中言之最詳禮始於飲食
詩從夫婦居室說起便以此事其祖考以此賚其田

祖以此而社以此而郊問想因神亦人之游魂其生時習於此故神魂亦如此曰天豈亦人為之而曰上帝居歆何也不須倒看人飲食之性從何來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分明說鬼神在天地之外安得謂鬼神無職事但鬼神亦須人幫如勾龍配土神后稷配穀神不獨是功德在人亦因他這一件精通便就是這物事之主問有邪曲不正之鬼神否曰有邵子曰幽

晴巖厓生鬼魅這一種喜禍惡福喜亂惡治喜暗惡明喜邪惡正一番亂他一番出現如王章亂而盜賊猖獗即平時亦有王法管不到處姦還時作也

問離騷言扣帝閽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曰觀尚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裏原相通非全捏謊也只是中庸之道乃天地之經此道明一切鬼神皆服故絕他他就

不敢通遠他他亦不敢怨

鬼神與人不是兩箇我人也吾之祖父則鬼神矣謂不與我一體可乎推而上之則厥初生民非天地所生而何同為天地所生皆是一氣自古忠臣孝子聖賢豪傑之有靈而為神者皆與吾一體矣只是聖人說得妙敬鬼神而遠之不敬不是不遠又不是故為之禮以裁制之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各以其分則陰陽和而灾沴息

人總是一心此心與鬼神本是一氣故天地古今無復間隔如今關忠義之神禱祈多應豈果有忠義之奔馳于天下哉忠義之義氣本在天地人心自有其義氣心皆向之則忠義之神所憑也人讀易經若於天地萬物求之都隔只于心求之則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都是我

人有大好事終身不忘有大可愧恥事亦終身不忘其忘者都是平常沒要緊者耳然亦不可謂不存在那

裹偶然觸發却又記起天地間無此物無此影象有此物便有此影象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神乃是天地生平得意事如何忘得只是王莽董卓李林甫秦檜之徒亦與天壤同敝是天地大不得意事桓溫乃是別有肺腸遺臭萬年有何好處如今喫一香物惟恐不噯氣悞喫臭物惟恐噯氣臭氣噴出如何過得

先時重伍子胥後重朱虛侯今乃重關忠義只因其人

當日死時有一段鬱結處人人為之鬱結以人之鬱結合之神之鬱結自然兩相感通至於鬱結之久非祭賽祠廟鼓樂祝祈之盛不足以宣洩其氣故致香火之盛迨鬱結之氣漸平則香火亦漸減理自如此皆人心為之

程朱說道理極精至說鬼神猶有未盡處朱子說人形既銷亡還有甚麽存於天地間此却小差即以人心與事驗之當其心與事相合時居然有此事至事過

後未嘗想要記此事然已有在心裏到久後偶然題起又記得就是全忘了到底有一影子未事之先心為形事為影既事之後事為形心為影天地既生過這一個形就是過去了亦有此一個影大約以心法觀之極確一念便是萬事旦夕即是百年百年即是千古問草木禽獸亦天地所生也豈既銷化後亦有影乎曰其靈異者尚能為物怪至尋常者如人于没要緊事隨過便銷銷過亦無矣大概取精多而用物

宏者其存為多

人有不安於心者此事常記得不忘若做得合理便帖然故下人死為厲此必有不安也聖賢死則與天地泯然同流無不安也非無也其理與天地合天地存則聖賢亦存張子云没吾寧也寧字見到至處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是解釋鬼神字義人發動於外者為神藏記於内者為鬼統言之只是神别言之却有鬼神之分先儒解何以喚作鬼是反而歸

的何以喚作神是至而伸的

或疑人死為鬼使古來靈魂都在豈不塞滿世界此却不然如人讀過的書做過的事說過的話雖多年還記得何嘗見塞滿胸腹鬼亦有消去的只是存者自不少又人有已忘的事追思復記起來者如鬼神你不問他似是無的及誠心求之便又有應

物類形骸長而神理短人則形骸短而神理長草木如松柏之類有千年者龜鶴亦久而不死人則不能然

人雖死而神理常存物類則不能此最易知以尋常日用間驗之如人做一器皿不破毀他他便常在倘一破毀即不復有矣若作一文字雖毀去還可記誦起來神理存也況大而至於道德本於心性萬古常留誰得而滅之雖草木禽獸久暫不同類人之靈蠢亦不同類然大段如此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上蔡之言盡矣其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却説得稍脱了人心上有天地間

便是有了故明道說無說有之語最圓活而朱子一言以斷之曰有鍾旺

朱子事事體貼過能知鬼神情狀一日論鬼怪事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曰公見否其人曰曾見有鬼為祟但聞寺鐘一扣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為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雖似戲言却有名理

鬼神不得謂之無但不可與相接見如水火然兩者本

相濟然不可見面人或與鬼神夢寐相接尚隔一層若直見之便非佳事

人怕鬼自是胸中愧怍多

神鬼精怪要分得清天地日星河嶽之神無非生氣以至人之魂皆神也人既死其魄不散則鬼也精則龍精狐精之類是有一物而修練久能變幻出入神鬼之間即人之仙亦是此類至怪則不正之氣所生如山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山魈木魅之屬

是也今人一概名之曰鬼則顢頇無別矣

陳梓言物有有性而無心者先生問曰何謂曰如磚瓦之類先生曰是何言歟有性即有心天地間木石之類久則能成精怪靈者象人蠢者象鳥獸若無心何以成形如管輅卜碓精和尚家破竈公案皆是土石而云無心可乎

鬼神是有的佛家說轉生事是偶然有的如雞變為蜃雀變為蛤何嘗個個如是

佛家輪廻之說最難信五經說鬼神多矣竝未嘗說到此偶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覺得有些意思象與形總是一氣凡物皆然如水在地其氣升於天便為雲及雲之墮而下則為雨為水如日在天乃象也以地下之陽燧取之則為火人在地下天上亦必有象所以說䰟升於天孔子亦謂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以此論之則聖賢轉生亦有此理總是天地清明之氣耳想是當其為雲不自知其為水當其為水亦不自

知其為雲

韓宗伯慕廬病困時某往候之宗伯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某問何事曰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祟遶榻徹夜呌讙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某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泌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寧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泌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某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

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記録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屬此某面得之宗伯者大抵僧家之普度即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即不當斷以為無但不宜如和尚家説得來全是鬼物為政耳清植

一友人看佛書公案極多嘗為某言渠曾攜眷歸鄉舟次杭州一女纔二歲許匍匐坐側呼曰汝明日午時死如是者三渠若不聞又呼曰汝不死則我死如是

者亦三渠又若不聞至明日卒皆無它其後友人享有多壽女亦出嫁成家當時友人謂某曰若聞言驚愕必致它異凡此皆是看公案方能解得問死生有命豈因驚愕鬼物便能死人乎曰亦有此理如兩軍相當不動便不敗挑戰者只得敵軍一動事便濟矣某當日與海賊相拒時舍弟有妻弟某者使舍弟來告曰賊已遣兵五千取道永春火藥手五百取道安溪兩路竝發志在相滅渠從永春來見賊已駐卓埔

卓埔距余鄉僅三十里耳彼時若驚愕動足便可禍生蕭墻幸某堅然不動惟令集衆以俟别分遣二人偵之兩路皆不見一賊既還報其人猶敦促余行某乃笑而止之

同年沈尚仁曽卧病三年而後起云為前生事與鬼鬭訟自此遂盡見鬼物某登第後與陳友造之談幽冥事陳難之曰温公言三代以前不聞有地獄轉生事自佛法入中國便遂旋添出何也沈云果然如此如今

陰司何嘗不日日添出事與陽世一般又云人於不平事多言豈無鬼神以為鬼神正直殊大不然如嶽瀆正神何嘗閒管都是不好的邪鬼多事還不如陽世尚有公道豈惟人死為鬼廟中泥塑吏役皆能為祟嘗於早間變人出來日出便退入廟中陳友笑之某曰亦有此理管輅傳中舊碓乃成大鳥以其啄與翅似也大凡土木之類皆能以其形似化為人物錫曰可見生氣無一不貫曰然

閩中有真人元女諸神能行醫方療人疾病往往有驗此雖非人事之正然既有功于人則君子不禁先王八蜡迎貓迎虎貓虎之神何足祭以其有功於人耳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無益於人則絕之以上鬼神

天地如雞卵古人雖有其說而未竟其論唐之淳風一行宋之堯夫元之郭太史許魯齋明之劉伯温皆聰明絕世而皆不知天地之俱為圓體自西人利瑪竇輩入中國言地原無上下無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

國人爭笑之豈知自彼國至中國幾於遶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見竝非浪詞至梅定九出始發明周髀經以為原如此說何必西學因為補其闕正其訛于是周髀煥然大明周髀言地如饅首天如上下雨傘合籠日月在腰如在雨傘合縫處人在日月之下不正當傘脊處西人言中國東西南三面皆有人惟北方尚未開闢盡是林樹鬼魅青燐而已中國不見之星甚多西人都圖將來乃知聖人無所不通周禮中

說九州只以景長景短景夕景朝數語盡之至天地全局只以周髀盡之

周髀自張平子蔡伯喈皆以為非周公之書後人遂謂其荒誕不經惟唐人趙君卿為之注程朱二子雖頗露其端而未窮其旨至梅定九始大加發明遂至統掠中西之學為歷學不祧之祖其功甚大周髀言北極之下有朝生而暮穫者人指為謾趙氏注之云以北極之下有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者故也此語忒

然聰明蓋北極下日在天腰其在上半盤繞時全是晝及旋到下半便全是夜此理甚確問其地若彼尚能生物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意無所不到故雪中有雪蛆離雪則殂火山内有火樹火鼠離火則死彼處自有彼處所生之物或非中國五穀耳即如昌平州温泉其湯中游魚無數萍草自然鮮緑將魚投之冷水便殭無非此理

四游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何也謂地於春夏

秋冬相那移三萬里如人在舟中舟移而人不知果爾則看北極高度當四時不同何以北極出地之度萬古不改耶周髀只周公問商高一篇為經其餘皆傳間有假托無理之語却有精到處分别觀之可也

程子謂日無時而不為精地無處而不為中妙極此分明是説地圓而不指明其故闕於所不見也又云地無窮者如無無端也亦極好

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為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

乃動物仍當於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之此說即令西歷之宗動天也其言九層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遠得一層運轉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歷所云九層一一脗合

地平之說是地與天相際也程子以為四邊有空濶則地在天中一彈丸耳極得其理自記

朱子語類中論歷不過六七條而已盡理法之微妙今西歷最侈為獨解處不能加也自記

三萬里之說無可稽信朱子又謂三萬里者日軌相距之數耳非地只有三萬里也故語類以程子之言為悞然施之於用則千里一寸之法自不可通自陽城至衡岳又無萬五千里以為二至相距亦沿襲之說耳今新歴却以極度推算凡二百五十里而移一度地之周圍凡九萬里三分取一其徑三萬或古者三萬里之說意正如此而傳者失之故或言四方之遊或言二至之距皆不可曉也自記

天圓地方之說蓋以動静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相周古人卵中裹黄之喻是已歴家又以地平為說亦即目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為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為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為中或以赤道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

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漢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歷之家侈為獨得歷詆前説幾數萬言惜乎無以髀盖之術告之者 自記

今言歲十二年填二十八年火二年金水皆一年行一度者舉大約耳實皆有餘分惟金水則一日一度一歲一周萬古不差毫髮何則金水從陽先後者也使有幾微之差則不能追及日而後先之而與三星無異矣張子正蒙云填星地類而從天故其追日最緩

木一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木者生道天地之中氣故遲疾中也火日質而微故其遲倍日金水從日蓋陰必從陽物感自然精微之理也自記

定九言古不知有歲差後頗有言者李淳風又掃落不講直至一行始援證鑿鑿一行比李博雅其言天自為天歲自為歲至精

楊某說歷法每高妙自奇使人無可攀躋梅定九則極低平隨人扣之皆言下即得門戶恐即此便是楊不

及梅處大凡說道理平處即是高處

張平子造地動儀甚奇各處地震皆知之司儀者報聞及彼處奏到時刻皆應不知何理定九先生云先業師倪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少有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罷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

從來歷學須以梅定九為第一曩在京師見某所著歷象本要有未當處許為改訂乃攜往天津經年不報

某作字趣之報書云西說是矣然中歷古有其說者不得槩置使西人專美至古說有得其意而詞未達者須為達之又恐於其本意有所走作故須斟酌非造次可定且尊筆文皆簡明下筆時尤須淘汰取精文氣方稱及後訂訖寄示觀之果如其言此人心虛而厚委曲從容非見到十分的確不肯出口落筆故其書無一字不可信者

西人歷算比中國自覺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

古人説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説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為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自已有不是處觸怒致然否則亦是我有調理不周而致然因為徬徨求醫斷無有説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天子即督撫于一省知府于一郡知縣于一邑皆有社稷人民之責皆

當脩省即士庶雖至卑賤似不足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脩省如父母怒别個兒子時凡為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説話直是隂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説 以上歴法

榕村語録卷二十六